

蜂恋花——天人菊 摄影/杜国彦

惹人怜爱惹人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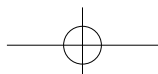
撰文 朱军

蜜蜂是一种神奇的动物，它常常让人害怕，又常常让人喜爱。人们喜欢它的时候，就夸赞它是辛勤耕耘的园丁。人们害怕它的时候，就说它是蜚人的毒虫。这是因为，人类大多数时候，都必须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世间万物，对世间万物进行审美。蜜蜂与人类的关系，就充满了复杂性。但总的来

说，我国古代文化中的蜜蜂，是值得敬佩和喜爱的。

作为“反面”角色的蜜蜂

古代以动物来形容人的相貌、身材、声音、气质的情况非常普遍，比如鹰视虎步、



虎背熊腰、蜂腰猿背、鹤鸣九皋、臻首蛾眉、莺声燕语、狼心狗肺等。这些词语既有正面的评价，也有反面的评价。蜜蜂也被拿来形容人的相貌和气质。许多相面书都提到了蜂目，如《太白阴经》在讨论选拔将领和培养士兵的时候，就说“蜂目豺声，当行安忍”，与此并列的有“鱼目多死”“猴目贫寒”“鹰视狼顾常怀嫉妒”等。又有《桐江续集·俞鉴山月相士诗序》也提到相面的一种办法是相目，其中就包括“蜂目”。《漉篱集》则索性说“豺声蜂目”之人是“乱世之反贼”。形容一个人长相不好的时候，就用“蜂目”，比如“蜂目豺声”“蜂目鸟喙长颈”，即所谓“蜂目豺声，狼子野心，亦有近于禽兽者焉”。《左传》记载楚王欲立商臣为太子，令尹子上就说商臣的相貌“蜂目豺声”，不能做太子。楚王不听，最终为商臣所害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秦始皇的面貌是：“秦王为人，蜂准长目，鸷鸟膺豺声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约易出于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。”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东晋王敦幼年被人评价：“君蜂目已露，但豺声未振耳，必能食人，亦当为人所食。”王敦后来为人残暴不已，发动叛乱，最后不得善终，连尸身也无人敢收。四大名著之一的《水浒传》记载吴用说高俅“蜂目蛇形”是“转面无恩”之人，必然会在招安的事情上弄出许多幺蛾子来，最后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。可见，如果用蜜蜂来形容一个人的相貌，多半不是积极正面的。

蜜蜂的另一个令人不喜爱的特点是爱蜇人。《诗经·周颂·小毖》就说：“莫予荇蜂，自求辛螫。”莫要无缘无故地招惹蜜蜂，落得被蜇的下场。实际上，科学已经表明，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”，蜜蜂之所以蜇人，并不是蜜蜂“爱”蜇人，而是它们本能地觉得受到了威胁，才会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毕竟蜇人以后的蜜蜂，就不再是完整的蜜蜂了。其实古人也借用蜜



蜂恋花——油菜花 摄影/钱筱安



蜂恋花——孔雀草 摄影/吴祥鸿



蜜蜂蜇人致死的故事宣扬的正是佛家的报应观 绘图/小四

蜂蜇人来传达一些向上向善的理念。比如《太平广记·卷一百三十二·报应》下就有一则义蜂的故事——《陆孝政》：

雍州陆孝政，贞观中为右卫隰川府左果毅。孝政为性躁急，多为残害。府内先有蜜蜂一窠，分飞聚于宅南树上。孝政遣人移就别窠，蜂未去之间。孝政大怒，遂以汤就树，沃死殆无子遗。至明年五月，孝政于厅昼寝，忽有一蜂螫其舌上，遂即红肿塞口，数日而死。

还有一则故事叫《何马子》：

遂州人何马子，好食蜂。儿坐罪，令众于市。忽有大蜂数个蜇其面。痛楚叫呼守者，驱而复来，抵暮方绝。如此经旬乃死。

陆孝政是个性子急躁又暴虐无度的人，不懂得爱惜生命，他为了驱赶蜜蜂，竟然残忍地用开水来浇灌蜜蜂，使得蜜蜂都被活活烫死。不过报应不爽，陆孝政最终还是被一只蜜蜂蜇了舌头，最后被毒死。第一

则故事实际上采自佛家经典《法苑珠林》，宣扬的正是报应轮回的佛家观念。第二则故事则讲的是爱吃蜜蜂的人被蜜蜂蜇死的故事，讲的也是佛家的报应观。不过抛开这些宗教观念来看，加之以我们现代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，我们会发现，这种“报应”并不是没有缘由的。人类如果一味不加约束地危害自然，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。陆孝政用开水浇灌与自己并无利害冲突的蜜蜂，何马子爱吃蜜蜂，没有节制，二人最终都害死了自己，可以说是自己种下的因，自己获得的果。

不过古人对防治蜜蜂蜇人也有自己的办法。《酉阳杂俎》就记载建州（在福建地区）人们用石斑鱼防治蜜蜂的事迹：

僧行儒言，建州有石斑鱼，好与地交。南中多隔蜂巢，巢大如壶，常群螫人。土人取石斑鱼，就蜂侧炙之，标于竿上向日，令鱼影落



蜂恋花——玉米花 摄影/陈致和



蜂恋花——菊 摄影/沈斌煊



上：蜂恋花——草木犀 摄影/王德松 下：岩石间的蜂巢 摄影/王超

其巢上。须臾有鸟大如燕，数百，互击其巢，巢碎落如叶，蜂亦全尽。

这种用石斑鱼和飞鸟来解决蜂患的办法，也是十分有趣。如果不是对蜜蜂和本地各类物种十分熟悉，是发现不出这种办法的。

蜜蜂不仅自己蜇人，还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害人：

南海郡有蜂生橄榄树上，虽有手足，颇类木叶。抱枝自附，与木叶无别。南人取者，先伐仆树，候叶凋落，然后取之。有水虫名诺龙，状如蜥蜴，微有龙状。俗云此虫欲食即出水，据石上。凡水族游泳过者，至所据之石，即跳跃自置其前，因取食之。有得者必双，雄者既死，雌者既至，雌者死亦然。俗传以雌雄俱置竹中，以节间之，少顷竹节自通。里人货其僵者幻人，以蜂俱用，为妇人惑男子术。

这则记载出自《投荒杂录》，讲的是人用蜜蜂和一种名为诺龙的水虫来迷惑男子，它们可以制作成幻药。蜜蜂和诺龙只是具有某种药性，不过这种药性被人挖掘出来了。因此，就这点而言，可以说蜜蜂之罪，在人不在蜂。

作为辛勤劳作的代表与爱情的佳媒

常与花丛相伴的两种动物，是蝴蝶和蜜蜂。它们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们常常采撷花粉，与花丛为伴。蜜蜂的一生，几乎都献给了采蜜事业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如陆游的《东窗小酌》：

乌帽翩仙白苎凉，东窗随事具杯觞。
流年不贷世人老，造物能容吾辈狂。
藤叶成阴山鸟下，桧花满地蜜蜂忙。
何人画得农家乐？咿轧缫车隔短墙。

用“桧花满地蜜蜂忙”来形容蜜蜂在花丛中的采撷，不仅客观写实记录了蜜蜂的勤劳工作，还有着文学上的美感，一派欣欣向荣的农家乐画面跃然纸上。



养蜂人 摄影/李长山

我国少数民族也有着大量关于蜜蜂辛勤劳作的记载。《彝族六祖迁徙过程典籍选编》就记载了一首活泼的歌谣：“梨树花灿烂，蜜蜂采花忙。蜂儿不采粉，果实鸟不食，结果不值钱，此树就该死。”此外，还有一首更详细的长诗描绘了蜜蜂采蜜的情形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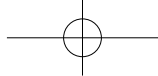
蜜蜂采花的时候，脚踩着花根，手扶着花口，眼睛望着花心，用嘴巴吸花汁，最先采花的，就是蜜蜂了……绿叶中开白花，蜜蜂到白花顶上盘庄稼，盘庄稼的时候它们没有脚，就用翅膀当脚走。它们没有刀，就用嘴当刀使。它们没有口袋，就用肚子当袋装。庄稼盘好了，盘着回家去了。世上的人们啊，不会做活计，快跟蜜蜂学。

质朴而活泼的歌辞，夸赞了蜜蜂采蜜的勤快，又鼓励人们向蜜蜂学习。歌颂蜜蜂最用力的，当属唐代诗人罗隐，他有一首诗，

人类食用蜂蜜已有相当长的历史



蜂巢 摄影/王超



叫《蜂》：

不论平地与山尖，无限风光尽被占。
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

可见罗隐将自身情感倾注到蜜蜂身上，而不是简单地作为意象来使用。仿佛就是一只辛苦的蜜蜂，酸甜苦辣，都一一品尝。还用蜜蜂来与自己的人生境况作比较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还是蜜蜂是自己。

蜜蜂和蝴蝶一样，常常在花丛中飞来飞去，浪漫不已。因此，古代文人还用“蜂媒蝶使”来形容爱情。周邦彦《六丑》词说：“多情为谁追惜？但蜂媒蝶使，时扣窗棂。”明代朱权的戏剧《卓文君》里说：“也不用蜂媒蝶使，更何须燕侣莺俦，硬撞八凤窟鸾穴，只消我移宫换羽，便是我捎关打节。”

但如果“蜂媒蝶使”过了头，就成了“招蜂引蝶”，或者索性被人形容成“狂蜂浪蝶”。

不论是采花还是做媒，总是要结成最后的果实。蜜蜂采花，为的就是蜂蜜。蜂蜜对蜜蜂来说自然是最根本的生存之物，对人类来说，也是极有价值的。蜂蜜具有极高的营养，又是上好的药材，还能用来酿制美酒。因此古人早就学会了取蜂蜜，或者专门养蜂来产蜂蜜。

唐代诗人孟郊，体弱多病，他曾患头疾，最后用蜂花粉治愈，因此对蜜蜂常常格外留意。他写的《寒食济源》就记载了蜜蜂采花酿蜜之事：

蜜蜂为主各磨牙，咬尽村中万木花。
君家瓮瓮今应满，五色冬筩甚可夸。



蜂恋花——腊梅 摄影/任炎尧

还写道：“蜜蜂辛苦踏花来，抛却黄糜一瓷碗。”

黄庭坚有专门咏蜜蜂的诗《蜜蜂》：

秋成想见香租入，菊露蜂胶蜜几脾。

日日山童扫红叶，蜂衙知是主人归。

一派人蜂和谐的自然场景，意趣自在其中。

蜂蜜不论是直接食用，还是入药，都是极好的。《酉阳杂俎》记载四川地区有一种竹蜜蜂，所产之蜜上好：

好于野竹上结巢，巢大如鸡子，有蒂长尺许，巢与蜜並紺色可爱，甘倍于常蜜。

《太平广记》又记录了一则十分神奇的蜂蜜救人的故事：

庐陵有人应举，行遇夜。诣一村舍，求宿。有老翁出见客曰：“吾舍窄，人多。容一榻

可矣。”因止。其家屋室百余间，但窄小甚。久之，告饥。翁曰：“居家贫，所食唯野菜耳。”

即以设，客食之，甚甘美，与常菜殊。及就寝，唯闻江江之声。既曙而寤，身卧田中，旁有大蜂巢。客尝患风，因尔遂愈，盖食蜂之余尔。

这则故事虽然表面上荒诞不经，但有一个蜂蜜能治病的内核，这却是有事实依据的。

苏轼与蜜蜂的不解之缘

我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，苏轼，与蜜蜂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苏轼是一个地道的顶尖美食家，他一生四海浮游，到处留下了美食家的美名。他不仅仅是自己爱吃美食，爱喝美酒，更爱亲自创新美食，酿造美



蜂恋花——樱花 摄影 / 沈斌煊



蜂恋花——芍药 摄影/高金龙

酒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就有苏轼以蜂蜜酿的蜜酒。

苏轼和道士杨世昌是好朋友，专门从他那里讨来了酿酒的秘方，为此写下《蜜酒歌》：

西蜀道士杨世昌，善作蜜酒，绝醇醪。余既得其方，作此歌遗之。

真珠为浆玉为醴，六月田夫汗流泚。

不如春瓮自生香，蜂为耕耘花作米。
一日小沸鱼吐沫，二日眩转清光活。
三日开瓮香满城，快泻银瓶不须拔。
百钱一斗浓无声，甘露微浊醍醐清。
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，天教酿酒醉先生。

先生年来穷到骨，问人乞米何曾得。

世间万事真悠悠，蜜蜂大胜监河侯。

这首诗歌的大意也非常有意思：第一天酿酒，酒缸里的酒液像小鱼一样吐泡泡。到了第二天，酒变得清澈光亮了。第三天一打开，居然满城都是酒的香味。南园采花的蜜蜂跟雨滴一样，这是上天要故意醉倒我呀。所以说，蜜蜂比起监河侯要可爱友好得多啦。不过，根据叶梦得的《避暑录话》记载，苏轼酿的蜂蜜酒似乎还不太到家，虽然闻上去很香，但喝了之后却导致父子几人严重腹泻。总之第一次尝试是失败了，并不是《蜜酒歌》里所载那样美好。这也成了苏轼的一桩趣事。至于后来苏轼有没有再酿蜜蜂酒，也无记载了，相信他最终是酿成了。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苏轼对蜂蜜的喜爱，他还有一首诗就表达了这样的喜爱之情，诗名叫《安州老人食蜜歌——赠僧仲殊》：

安州老人心似铁，老人心肝小儿舌。

不食五谷惟食蜜，笑指蜜蜂作檀越。

蜜中有诗人不知，千花百草争含姿。

老人咀嚼时一吐，还引世间痴小儿。

小儿得诗如得蜜，蜜中有药治百疾。

正当狂走捉风时，一笑看诗百忧失。

东坡先生取人廉，几人相欢几人嫌。

恰似饮茶甘苦杂，不如食蜜中边甜。

因君寄与双龙饼，镜空一照双龙影。

三吴六月水如汤，老人心似双龙井。

这首诗，将蜂蜜的好处说了个遍，丝毫没有夸张的地方。

综上所述，蜜蜂在古代文学中，形象是多变的。比较有意思的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孙

悟空也特别喜欢变成蜜蜂，他的七十二变之一就可以化作蜜蜂，他经常化作蜜蜂用来打探敌情，《西游记》第十六回说：

你看他弄个精神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一个蜜蜂儿，真个是：口甜尾毒，腰细身轻。穿花度柳飞如箭，粘絮寻香似落星。小小微躯能负重，器器薄翅会乘风。却自椽棱下，钻出看分明。

第五十五回、五十八回、七十二回、七十八回、九十四回都化作蜜蜂，对救唐僧取西经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其实，蜜蜂何尝不是与孙悟空一样，有时惹人怜，有时惹人爱呢？但人们总是离不开蜜蜂的。

作者简介

朱军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，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。

(责编 桑新华)



蜂恋花——醉鱼草 摄影/王超



蜂恋花——藿香蓟 摄影/奚劲梅



蜂恋花——菊 摄影/金献华